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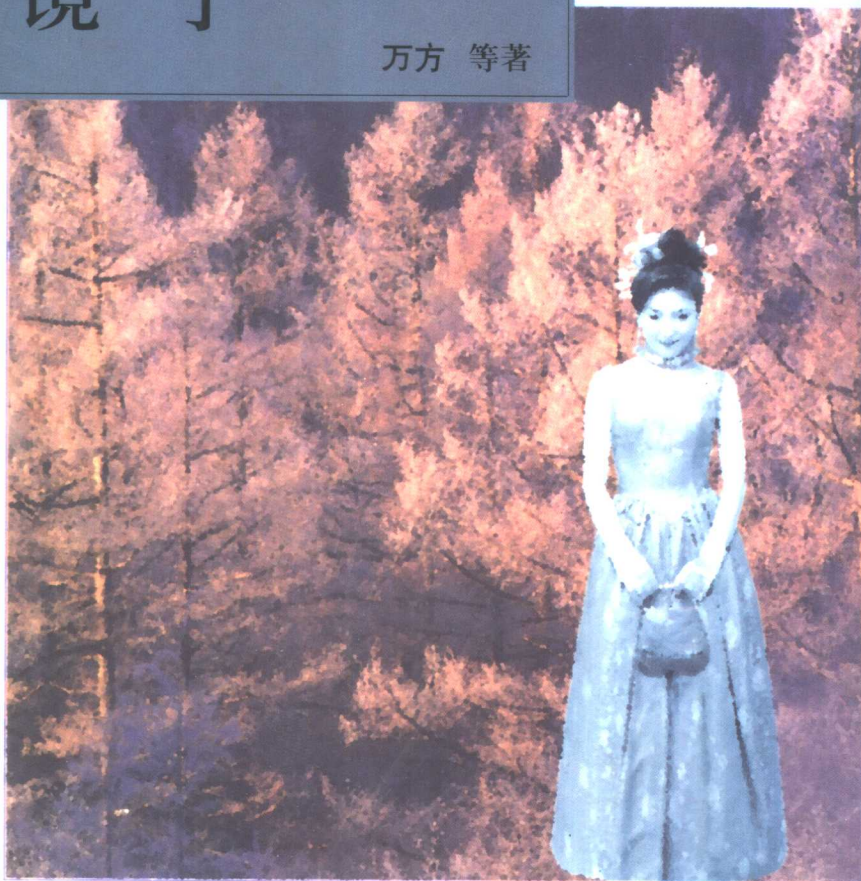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

- 空镜子
- 阴柔之花
- 求爱者
- 杀入重围
- 带一笼活鸡来特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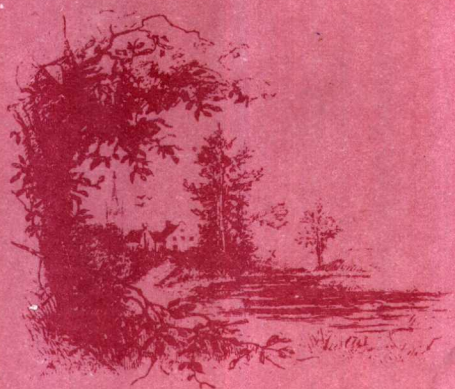
Empty Mirror

空 镜 子

万方 等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

〔中国当代情爱〕
〔伦理作品书系〕

万方 等著

Empty Mirror
空 镜 子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空镜子/万方等著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1.1
(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)
ISBN 7-5442-1757-4

I. 空… II. 万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9172 号

KONG JING ZI

空镜子

责任编辑 蒋和欣
责任校对 吴 起
封面设计 北京天地经纬文化公司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 (0898) 5350227
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经 销 新华书店
排 版 文昌照排
印 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6
字 数 400 千
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10000 册
书 号 ISBN 7-5442-1757-4/I·329
定 价 21.8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空镜子	万 方	(1)
阴柔之花	刘燕燕	(60)
浮世缘	张 欣	(124)
求爱者	张 旻	(176)
寻呼机上的二十条信息	王永午	(225)
杀入重围	宋 元	(271)
带一笼活鸡来特区	王海玲	(356)
我哪儿都不去	王 石	(410)
流水无声	禾 家	(461)

空 镜 子

万 方

—

这天,天气很好,四月的阳光里飘浮着一些让人快活的小颗粒。早晨起来孙燕就不停地照镜子,照了说不清多少回了,一边照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,我才不是为了见那个人照镜子呢。

那个人姓潘,叫潘树林,朋友介绍他们俩今天见面,这种事在孙燕还是头一次。胡同里,槐树和杨树摇晃着嫩绿的小叶子,四下里亮晶晶的,孙燕轻快地走上大街,一团团杨花跟着她的脚滚来滚去。无轨电车忽悠悠开得飞快,孙燕的心情渐渐有些发紧。当电车从陶然亭公园北门开过去,孙燕一眼就看见周红娜高高大大的身影,她身边站着一个男的,当然就是潘树林了。

尽管周红娜事先打过招呼,孙燕还是觉得潘树林怎么那么黑呀。这时电车已经到站,她来不及细看了。隔着马路周红娜向孙燕使劲招手,孙燕板着脸,目不斜视地朝她走过去,走到她面前时再也憋不住了,连忙用手捂住嘴。

“傻了!笑什么呀?”周红娜的大嗓门儿说。

孙燕使劲忍住笑,“对不起,我觉得怎么这么逗呀!真对不起……”话没说完就又笑起来。孙燕是个性情活泼的姑娘,非常爱笑,一笑就不可收拾。这时她笑得身体摇晃,两条又粗又硬的小辫

儿像拨浪鼓似的，弄得潘树林一阵阵难为情。

周红娜拍拍潘树林的肩膀，用善解人意的口气说：“嗨，别怕，别看笑起来这么傻，人可不傻。”

公园里春气蒙蒙，一簇簇垂柳斜挂在水边，他们三个人租了条船，潘树林划，周红娜坐船尾，孙燕在船头，隔着潘树林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。潘树林不出声，一下一下用力划桨，动作干净利落，孙燕感觉到他那鲜明有力的身姿，暗暗想：这个人长得不好看，那么黑，可一点不让人讨厌，说不清为什么她觉得有点喜欢他。他划船的节奏每一下都落在孙燕心上。

那次见面以后孙燕和潘树林开始定期约会。潘树林在郊区一家工厂上班，星期六回城，他们总是星期天见面。接触的次数一多潘树林的话也多了，他给孙燕讲自己当兵的经历，要不是他脾气不好爱打架，肯定留在部队了。这是没办法的事，这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。

孙燕看着他有些腼腆的样子，好玩地问：“你脾气真那么不好？”

潘树林一笑，露出一排白牙：“是，不骗你。”

孙燕笑了，又问：“那，你说，你有没有和别人好过？”

潘树林一愣，不好意思地低下脑袋。孙燕歪头看他：“说呀，就是有，没有就没有。”

潘树林想了一会儿，喃喃地承认他对小学时候的一个女生有好感，可分开再没见过。

“咳，你这叫单相思。”孙燕快活地讥讽他。

潘树林老实地点点头。

天气晴朗，他们坐在北海公园的长椅上，远处的白塔像一幅画似的，小巧清晰地映在天空里。孙燕也告诉了潘树林自己的许多经历，她怎么没有下乡，和父母姐姐一起去干校，在干校怎样喂猪，偷偷到水塘里洗澡；潘树林本来是看着孙燕的，听到这儿忽然把脸扭到一边去；孙燕忽然意识到潘树林在想什么，脸红了。她有点生

气,觉得受了什么侮辱,同时心里又有点乱。

孙燕和潘树林好了快两个月了,连手都没有拉过一下,他们的身体之间也没有产生过那种电流反应。只是在公共汽车上,人多的时候,两人的身体才有过接触,这时孙燕能感觉到潘树林硬邦邦的身体,那健康体魄散发的热度使她的胸口软绵绵的。回到家里她趴在桌子上,支起小镜子,在想象中用潘树林的眼睛望着自己。这个女孩儿真是不难看,笑盈盈的小瓜子脸,眼睛亮亮的,她对自己感到满意。

再见到潘树林的时候,孙燕的眼神有点飘忽不定,害羞似的,一说话就撒娇,可她自己并不觉得。潘树林却变得更沉默了。两个人都觉得在他们之间像是要发生什么事。

天黑以后,他们沿故宫的河边走着,四下里很幽暗,路灯在头顶的树枝间眨眼,潘树林推着他的自行车,自行车隔着他俩的身体,两人都不怎么说话,在心里捉摸着怎么改变这情形。结果还是孙燕站住了,蹲下身系鞋带,重新站起来的时候,她就走在潘树林身边了。

可是这改变来得太晚,他们很快就来到灯火通明的长安街。宽阔的大街上行人稀少,到处都明晃晃的,孙燕感叹了一声:“啊,真亮啊!”

潘树林立刻附和:“真是亮啊。”

孙燕“扑哧”笑了。潘树林朝她扭过脸,“你笑什么?”

孙燕瞟着他,目光闪闪:“你这个人真有意思。”

“有什么意思?”

孙燕憋了会儿,说:“我觉得你人挺好。”

潘树林的脸有点红,他移开目光。孙燕不再说什么,等着他有所表示。潘树林终于开口了,说:“真的,我觉得你也挺好的。”说话的同时他很想抓住孙燕的手,孙燕也期待着,可他太犹豫了,时间拖延得太长,超过了界线,变得不可能。他们只得继续向前走,像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。

尽管如此孙燕还是很愉快，身子轻飘飘的，像长了翅膀，一面走一面哼起歌来。她轻声地唱了好几支歌，潘树林沉静地听着，面带恍惚的微笑。这时候，亮堂堂的长安街，沙沙驶过的汽车，遥远的天空中那轮银光四射的小月亮，都在用欢快的声音说：

“哦，多好，真是好啊。”

孙燕快活地度过了一个星期，又盼到和潘树林见面，可潘树林却和人打了一架。事情发生在公共汽车上，车到站了，有人下车，潘树林看到空了一个座位就拉拉孙燕的胳膊让她坐下，孙燕刚要坐，从车门冲上来一个人一屁股坐到座位上。

那是个小伙子，潘树林让他站起来他不站，三言两语之后，潘树林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两个人剧烈地推搡，车厢里发出惊叫，售票员大喊别打了别打了！孙燕糊里糊涂被撞了几下，接着就见那小伙子鼻子里流血了，额头上的血口子像翻开的小嘴。

汽车刚开就停了，潘树林护着孙燕下了车，一车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，没有人说话，那个挨打的小伙子也没追下来。等他们站到路边，汽车门一关就开走了。

那天潘树林像打开了闸门，一桩接一桩地讲起他以前怎么打架，讲得眉飞色舞，孙燕惊讶地紧盯着他，被他那恶狠狠的快活的样子迷住了。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，孙燕觉得潘树林又勇敢又可爱，心头不由柔情激荡。

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，潘树林又打了一个警察。那是在离孙燕家不远的地方，警察骑着自行车从胡同里冒出来，撞了潘树林一下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。潘树林说：“嘿，你下来！”警察用一只脚支住地，回过头。“你再骂一句。”潘树林说。警察嗽了嗽喉咙，啐了一口，就又骂了他。潘树林死瞪着警察的脸，“呼”地就抡出一拳。

那警察被打得很惨，围观的人站了一圈直给潘树林叫好。本来潘树林打完了可以跑，可是有孙燕在场他就不能跑了。警察押着潘树林到分局去，孙燕和一些看热闹的人走在一起，心里又激动又害怕。没想到分局的人说这样的事不归他们管，让他们找派出

所。走出分局的大门，潘树林扭头扫了孙燕一眼，说：“你走吧，没你事儿。”

孙燕愣愣地看看潘树林，又看看警察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潘树林眉头一拧，嗓门儿提高了一截：“让你走，听见没有！”

孙燕的心一沉。她站在路边，那么多目光落在她身上，一股委屈而和气愤的感觉直冲嗓子眼儿，她咬住嘴唇，一扭身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后来潘树林打电话找她，告诉她那天他们根本没去派出所，那警察越走越觉得不对劲，自己被潘树林打得这么狼狈，实在太丢脸，这种事应该越少人知道越好，就让潘树林走了。潘树林的声音美滋滋的，孙燕还在想着他对自己的粗暴态度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有什么可自豪的，打人算什么本事。”

接下来两人都闷声不响，孙燕挂了电话。

这以后潘树林再讲起打架的事，孙燕就用嘲讽的口气说：“喝，真是英雄！”要不就说，“行了，我知道你了不起。”弄得潘树林觉得很没意思。有时候孙燕觉得已经很了解潘树林，这个人老实正直，还挺好；可再一想又觉得他离自己的希望差得很远很远，虽然她也说不清自己希望的是什麼。其实她的希望和所有年轻女孩儿是一样的，喜欢被人哄、有人爱她。

孙燕的姐姐孙丽给了她两张星期四的《红色娘子军》芭蕾舞票，孙燕迫不急待地打电话给潘树林，和他约好一起去看。一连三天孙燕都沉浸在微微的兴奋中，星期四傍晚她早早来到剧场。剧场门口已经有不少人了，大家互相打着招呼，闹哄哄地嚷着，孙燕夹在人群里兴奋地东张西望。

天黑得很快，路灯亮了，可孙燕还没有等到潘树林。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，所有的快乐都消失了，四周的景物一团昏黑，越来越沉重地挤压着孙燕。一些人神色匆匆地赶来，快步跑进剧场，剧场的大门变得冷冷清清了。

孙燕的情绪由生气转为担忧，接着更加生气，最后简直不知道

该怎么办好，只有不停地看表。明亮的前厅里也没有人了，演出已经开始。就在她茫然无措，几乎要哭了的时候，潘树林推着自行车的身影在昏暗的街头出现。孙燕的眼泪一下就涌出来，她极力忍着，眼巴巴地看着潘树林朝她走近，却说不出一句话。

原来潘树林的自行车半路撒了气，修车的铺子都关门了，他推着车走了半天才在一个机关的传达室借到气筒子，可没等骑到这里车轱辘又瘪了。潘树林涨红了脸，不停地用手抹去额头上的汗。孙燕望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心里已经原谅他了，可还是很不高兴。后来在半明半暗的剧场里，发生了一件让她不能原谅的事。

“向前进，向前进……”那低低跃动的旋律逐渐昂扬，像是有一根大针头，把豪迈的感情慢慢推入血管，孙燕激动地扭头去看潘树林，台上的灯映出他的姿势：头向后仰着，嘴半张半合朝向空中，他睡着了。孙燕看了他一眼，再看一眼，她的心先是一惊，渐渐升起怒气，然后冷却下来，充满轻蔑。这个晚上已经让潘树林毁了，看他那张着嘴的样子，自己怎么会喜欢这个人呢！孙燕转过头去，可她时刻能感觉到潘树林半张的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呼吸，多么让人气忿啊！她再也忍不住了，把潘树林推醒。

后来孙燕知道了潘树林头一天值了夜班，可她对俩人的关系却提不起兴致来。她的脑子里时常生出一些念头，都与潘树林无关。有一次约会，还没有到时间，两人不约而同地看手表，觉得无话可说。

“问你个问题成吗？”一次潘树林问，“你是不是觉得咱们俩不合适？”

孙燕怔了怔，犹犹豫豫地反问：“你说呢？”

潘树林没有说出什么。孙燕有些为难，她的性格不愿意让别人难受，可她又觉得应该说实话，就说：“你那么爱打架，不好。”

潘树林听了一笑：“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嘛，我就是坏脾气。”

下一个星期天，孙燕要和姐姐一块去玩，没有和潘树林见面。然后她又接到潘树林来的电话，说他们厂子要举行篮球比赛。两

个星期过去了,一个月过去了,他们没有再见面。周红娜到孙燕家来玩,问起他们什么时候办喜事,孙燕的脸色很尴尬,周红娜立刻有所觉察,追问起来。孙燕说起看芭蕾舞的情形,语气带着讥讽,周红娜打断她:“你至于吗,别不讲理,人家不是值夜班嘛!”周红娜摆出老大姐的架势批评起孙燕来。孙燕看着她红扑扑的大脸,听着她讲话,可是没听清她说什么,暗想:他就是不可爱,我就是不喜欢他,又不是你和他谈恋爱。

于是,孙燕没有再给潘树林打电话,也没有再接到潘树林的电话。她和潘树林的关系就这么断了。

二

孙燕要过生日了,二十四岁的生日。以前她经常很早地想起来,到时候又忘了,可这回她绝不会忘,因为有一人提醒了她。

那是三月的傍晚,西天还泛着桃红的光亮,孙燕从公共汽车上挤下来,一下来到冷森森的大街上,不由打了个喷嚏。她加快脚步朝自己家的胡同走,经过副食店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。她站住四下张望,一副白白的脸庞从商店门口移出来,走进路灯里,是翟志刚。这个翟志刚是孙燕的小学同学,小时候常到孙燕家做功课。小学快毕业的时候,孙燕曾经在自己的课本里发现一张纸条,是翟志刚写给她的,问她准备考哪个中学,很想和她上同一个学校,好和她在一起。孙燕记得自己把那张纸条拿给姐姐看了,姐姐说去他的,别理他。孙燕就没有理他,再见面时也不和他说话了。上中学以后他们没什么来往,只因为彼此住得不远,偶尔会碰面。后来孙燕知道翟志刚到东北插队去了。

翟志刚这时走到孙燕面前,他是个皮肤白嫩,脸上布满小雀斑的人,个子不高。

孙燕笑了,“哟,是你呀!真少见。”

翟志刚告诉孙燕自己已经调回北京了,在郊区的一所小学当老师。两人提起一个个小学同学的名字,欢快地问来问去,曾经那

种不自然的感觉荡然无存。孙燕让翟志刚有空到她家来玩，就在这时候翟志刚忽然说，“你快过生日了，对吧。”

孙燕愣住了。她感觉到翟志刚的目光躲躲闪闪，一种奇特的感觉拨动了她的一根心弦。翟志刚很不自然，可还是说：“三月十七号，我一直记得。”

孙燕觉得窘迫极了，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，“是嘛，你记性真好。那你记得李万里吗……”孙燕岔开了话题。

生日的这一天，孙燕没有和人提起，说不清为什么，她觉得翟志刚也许会出现。一直下班回了家，她才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了。她有些闷闷不乐地躺在床上，等着吃饭。她的父母谁也没有想起今天是女儿的生日，这一点儿不奇怪，以往家里并没有过生日的习惯。可现在孙燕却有些难过，觉得自己孤孤单单，没人关心她。外屋的门“咣当”一响，是姐姐回来了，她走进屋子，手里拿着一封信，举到孙燕眼前：“给，你的。”

这个夜晚立刻敞亮起来，孙燕快活地宣布今天是她的生日。大家被提醒了，高兴地祝贺她，妈妈还临时给她下了一碗鸡蛋面。晚上孙燕躺在床上，从枕头下拿出翟志刚的信看了好几遍，信非常简单，只有两行字：在你二十四岁的这一天，希望你知道你的一个同学在祝福你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工作顺利，生活幸福。

翟志刚后来告诉孙燕，自己经常从她家附近经过，希望能碰上她，那天晚上他在副食店转了一个多小时，售货员直看他，也许当他是小偷吧。孙燕看着说话的翟志刚，想到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她，一直记在心里，念念不忘，就觉得像被一股温热的浪潮冲啊冲啊，心软绵绵的。他们每次见面都不是事先约好的，可翟志刚总是在她期待的时刻出现。有两天孙燕没有看到他的人影，有些心神不安，就在她犹豫着要不要到他家去找他的时候，翟志刚又出现了。他感冒了，发了几天烧，脸庞似乎有些消瘦，显得那样苍白和轮廓分明，孙燕忽然感觉到一股对他的爱的冲动。在街角的阴影里，翟志刚抬起一只手放到孙燕肩膀上，登时眼前的东西变黑了，身子一

歪，孙燕就倒进了翟志刚的怀里。

到了秋天的时候，他俩已经在商量结婚的事了。他们到一个个商店去看床和衣柜，大衣柜的镜子里映出两个身材小巧、干净利落的人，看上去很相配，交换着亲密的眼神。婚期定在1977年1月2日。

在他们谈恋爱的日子里，翟志刚非常迷恋孙燕，经常他不出声、直勾勾看着孙燕的样子惹得她一阵大笑，笑他有病了。他多次问孙燕为什么和潘树林吹了，孙燕想不出更多的理由，只说和不来。翟志刚不满意，还问，把孙燕问烦了，说：“你想听什么？我碰上你就不和他好了，成了吧！”

翟志刚的面容非常严肃，攥住孙燕的手，“我对你是一片真心，就看你怎么样了。你要是不喜欢我，你可得告诉我，我可受不了你那样。”他的眼神热辣辣的，盯着孙燕，像是要融化什么。孙燕又想笑他，可笑不出来，因为她的心被弄乱了。一有机会翟志刚就要搂着她亲她，脸涨得红红的，像喝醉了酒，孙燕只觉得电流麻酥酥地从体内通过，不由自主地回应他。可他们克制着自己，没有进一步的举动。结婚前，孙燕被种种想象和神秘的渴望所困扰着。

结婚以后的情形让她不由有点失望。白天他们各自上班，思念着对方，下班回家见了面，好像还在思念，思念着一件事，一到可以睡觉了他们就很快地脱衣服，很快地上床，裹在一条被子里。翟志刚老是急得不得了，一下就发泄出来，可孙燕觉得他并不高兴。亲热过后翟志刚微微皱着眉头入睡，他的沉默让人有点不乐。

冬天一眨眼就过去了，春天开始冒头。暖和的微风吹在脸上，生活好像变了样子。早上起床时天已经发亮了，下班时天也没有全黑，而且一天比一天明亮。孙燕回家看见翟志刚在炉子前炒菜，眼前总是一亮，不管他做什么她都觉得好吃极了。

星期天是顶美的日子，他们可以一整天呆在家里。翟志刚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，有干不完的活，他们的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墙上挂着结婚照，照片上两个人头对头，拘谨地笑着。翟志刚还是那么依恋孙燕，孙燕就笑他像黏糕，还笑他早熟，那么小就知道写

纸条、谈恋爱。

翟志刚被提醒了，得意地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一直觉得能和你好，咱们俩能走到一起，怎么样，我的话实现了吧。”他上前抱住孙燕，“你是我老婆了。”

“谁呀，谁是你老婆！”孙燕一边笑一边挣扎，翟志刚就胳肢她，孙燕笑得喘不上气，直要抽筋，连连呻吟：“别，别闹了，哎哟哟，要笑死我啦！”

很快夏天来了。夜晚，孙燕只穿着件小背心躺在席子上还浑身冒汗，手里不住地摇着扇子，翟志刚把手伸过来，孙燕抓住他的手说，“不，太热了。”

经常翟志刚并不理会孙燕的拒绝，固执而急躁。

孙燕觉得自己被他传染了似的，也变得烦躁不安，心里不快活。一次在黑暗里，她有些埋怨地说：“你这人，你怎么搞的？”

翟志刚没有出声，“咕咚”翻到床上。孙燕欠起身扭开电灯，翟志刚立刻闭上眼。“你怎么了？你干吗不说话？”孙燕追问。

翟志刚还是不理，也不睁眼。忽然间一股憋闷已久的火气蹿上来，孙燕极力压着：“成，以后你少烦人，听见没有？”

孙燕背过身去，过了一会儿她感觉翟志刚贴过来了，用身体摇晃着她，声音干涩：“嗨，你生什么气呀……”

孙燕不理他。翟志刚先摸她的肩膀，又把手伸到胸前揉啊揉啊，孙燕心里生出一股甜蜜而空虚的感觉，这感觉忽悠不定，让她又舒服又难受，最后还是难受占了上风。她推开翟志刚，转回身看着他，两人四目相对。

“你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你说实话。”孙燕总算把这句话说了出来。

三

小时候的翟志刚确实是那种早熟的孩子，长大又很本分，直到结婚以后他才感觉自己在性方面有问题，他冲动得厉害，不能控

制，每一回都满心觉得自己像只猛虎，要撕破一切，可刚刚扑上去，还没有尝到什么美味就完了。开始孙燕没有觉察，使他安心，渐渐他不能安心了。

那个可恶的晚上，事情被戳穿，世界一下脱光了衣服，让人感到有些害怕和屈辱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都没有再提这件事，可讨厌的阴影老是笼罩着他们，弄得两人像闹别扭似的。

翟志刚去看了中医，开始吃药，可他不提，孙燕也不问。不是孙燕不想关心丈夫，而是不知道怎么办。她偷偷地看了书，知道早泄是种病，那些方方正正的铅字并没有让她弄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儿。她可怜翟志刚，为解除他的苦恼什么都愿意做，可事到临头她又做不出来了。她从书上看到还有一些不同的姿势，一想到自己做出那种样子，就觉得恶心。

下雪了，针刺般的雪粒扎着人的脸，空气灰白。天黑以后刮起了大风，寒风剧烈地摇动树梢。钻被窝时孙燕凉得又叫又笑，她把被子掖得严严的，蜷起两条腿，听着外面的风声。小屋里又安静又暖和，炉子上开水壶噗噗地滚沸着，翟志刚慢条斯理地封好炉子，然后脱衣钻进被子，两人并排躺着，都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孙燕扭脸看看翟志刚，翟志刚也看她一眼，眼神温和。孙燕伸出手摸摸他的面颊，微微迟疑地说：“你，别不高兴了，没关系的，真的。”翟志刚没有出声。孙燕掀开被子钻进他的被窝里，两个人一点点地亲热起来，感觉很好。这种感觉使其他的感觉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。

一个时期他们和谐相处，晚上孙燕负责把熬好的中药倒在碗里，端给翟志刚，看他喝下去。她为自己能做这件事而高兴，这证明了自己的一片真心。

他家的抽屉里放着一个小本子，里面记着每天过日子的花费，这件事是由翟志刚负责的。一年多来孙燕已经养成了习惯，领了工资就交出来，想到自己什么也不用管，这么省心，她觉得还是有福气。

吃了一个冬天的汤药,翟志刚改吃丸药了,他用满满一大杯水才能把上百粒药丸吞下去,看上去很痛苦,他打的嗝也发出一股难闻的药味。

一个星期天孙燕靠在床上翻一本书,翟志刚在桌前记账,窗外隐约传来春天的喧闹。槐树杨树已经鼓出嫩芽,人的身心也膨胀着。孙燕抬起头,望着那薄冰一样的蓝天,轻轻舒了口气,目光移到翟志刚的脸上。他的皮肤那么白,雀斑一粒粒那么清晰,眉心现出淡淡的川字,她不由偷偷地看着他,他的身体缺乏一种愉快的男人气概,整个外表没有光彩,一时间她几乎忘记了自己和他的关系,像是一个外人。翟志刚忽然抬起眉头,问:“那天你买的鸡蛋是多少钱一斤?”孙燕惊醒过来,想了想告诉他:“八毛。”

孙燕又看了一页书,忍不住想说话,“嘿,书上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命运,我信。”

翟志刚放下圆珠笔,沉思着:“你,是不是觉得命不好?”

孙燕微微吃了一惊,一种完全被误解的感觉使她发出冷笑。

“你笑什么?有什么话你就明说嘛。”

孙燕一句话也不想说了。

“其实我完全能理解你,真的,我要是你可能也觉得命不好……”

“你放屁,你不可能是我!”孙燕的话冲口而出。

“对,我放屁。”翟志刚宽容而解嘲地一笑,“我告诉你吧,我也想过,想得可能比你还多,什么叫命运,其实人就是一条小虫子,比虫子还小,你信不信。”

“那你就当虫子吧。”孙燕直通通地说。

翟志刚被噎了一下,舔了舔上嘴唇:“当然了,这只是一种比喻,可能是为了自我安慰吧。”

孙燕的心像被针一刺,软下来,翟志刚毫不反抗,坦白出真实想法,使她感到一阵难过。她打起精神说:“你怎么了,你不是挺好的嘛。”

“是吗，好在哪儿？”

“对我好啊，不是吗？”

翟志刚感激地望了孙燕一眼，脸上现出勉强的笑容：“你知道就行，我也就知足了。”

在孙燕的内心里，她从来认为自己很正常，过着正常的生活，她不把一些苦恼和任何人说，包括父母和姐姐。有时母亲关心地问：“你们怎么想的。什么时候要孩子？”孙燕任性地白母亲一眼：“得了，您少操点儿心吧。”

日子过得真快，一眨眼的工夫到了贮存大白菜的季节。休息日两个人忙活了一天，傍晚时分三百斤一级菜排列在窗根底下，圆滚滚的，显得十分可爱。他们俩可累坏了，随便下了点面条就上床睡觉。早上出门时满街都是落叶，风又干又冷，空中不停地响着飒飒声，白天越来越短了，人们在暮色中匆匆地赶回家去。孙燕在胡同口看见翟志刚骑着自行车的身影，她张了张嘴，却没有叫出声。

翟志刚用一件插队时穿的破大衣盖在白菜上，可白菜还是冻了，这年冬天非常冷。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孙燕不得不跑进路边的商店里，车站上站着黑压压一片人，车来了她根本挤不上去，还有一次她被夹在汽车中部，几乎动弹不得，急得大声喊：等等，有人下车！末了，她蓬头散发地从人缝里钻出来，被各种力量推搡着，绊在马路牙上摔了个跟头。

汽车开走了，眼泪不知不觉地流出来，她发觉自己哭了，抽泣不止，这是委屈的苦闷的眼泪。回到家翟志刚已经做好饭了，她的心情平静下来。

又过了一年，翟志刚费了很大的周折调到区教育局工作了，离家很近，人比过去胖了些，每天早上他都要换一副干净的假领子去上班。孙燕呢，上了一个会计学习班，她的心里充满了改变现状的想法，虽然还缺乏明确的目的，下了班她急匆匆赶往学校，夹杂在陌生的男男女女之中走进灯光明亮的教室，老师心不在焉地来了，表情冷漠，课讲得干脆利落，孙燕专注地听着，一边在笔记本上唰